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六三七號　今日出版一張　發行人潘梓年

[illegible]

每周新書

（1945·7·8）

書名	著譯者	定價
中國十七世紀思想史	嵇文甫著	四〇〇·〇〇
蘇格拉底之死	William. Mann譯	五六〇·〇〇
北方（歌劇）	艾[illegible]著	二六八·〇〇
榮古調（詩集）	郁[illegible]著	一二〇·〇〇
屠格涅夫散文詩集	李[illegible]譯	三三六·〇〇
名曲解說	[illegible]著	三五〇·〇〇
戰	[illegible]著	一一七五·〇〇
海綿思	法·[illegible]士著	九八〇·〇〇
情之所鍾	屠格涅夫著	四二〇·〇〇
吉與浦先生的情史	[illegible]著	四三〇·〇〇
怪水手	[illegible]著	四五〇·〇〇
歐洲大戰（英漢對照）	梁[illegible]著	八〇〇·〇〇
三姊妹	契訶夫著	三三六·〇〇
春的故事	伊　林著	三五〇·〇〇
小館爸在威地（少年文庫）		一八〇·〇〇
中國大學中國文	[illegible]著	三[illegible]〇·〇〇
春天與春天！	[illegible]著	五六〇·〇〇
民主周刊	二十五期	八八·〇〇
再生	第[illegible]期	五〇·〇〇
演劇藝術	創刊新號	二〇〇·〇〇
音樂藝術叢刊（創舞）		
大眾畫報（歐戰勝利特輯）	[illegible]著	四〇〇·〇〇

翦伯贊教授近著
中國歷史簡編
每冊國幣一一二〇元

讀書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一八八號

全國唯一巨型月刊
演劇藝術
編輯：劉鵷
創刊號已出版

內容提要
關於游擊作風
笑劇的導演
一個演員如何排演他的角色
丹鶴頂紅
「忠義之家」（四幕劇）
論戲劇批評
蘇聯的歷史劇辯論會
街頭歌，花鼓，連相到民間小戲

△直接訂戶優待辦法
一次交足若干元，按定價九折收費……

總發行：
中國文化事業社
重慶民生路…號
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每冊零售三百元正

群衆
第十卷第十三期
目錄

柏林會議的前夕
希特勒之滅亡的故事
美國的需要和任務（上）
論戰略反攻中的解放區戰場
解放區的各項統計
[illegible]
戰後資本主義的困境
[illegible]
人民有力量保衛勝利
讀者之頁
關於蘇聯工作文化生活提高了

本刊售目：零售每本三十元……
訂閱：……
郵費：……

又快又好——驚人貢獻
華新洗染廠
最近運到　新型洗衣機
所洗各件對時取貨　優等技師工作精良
特設快洗部　四小時可取　六八
地址林森路三〇四號
〈世界社〉

象牙皂
高貴如象牙　細膩如象牙
水份排除　去漬一當十
美大實業公司出品
總經售處林森路四八號美趣時行
太平洋社

結婚啟事
我倆承……
[illegible]
余靜芳　周隆基　同啟

勝利在望　雪恥期近
吸此名烟　喜幸喜幸
雪恥牌香烟業已應市
用上等原料　以低價銷售　物美可口　一嚐便知

中華路十三號
[illegible]

中興煤礦廠啟事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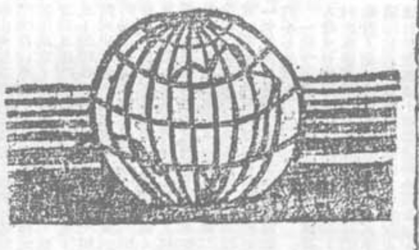
中國西北烟草公司最榮譽出品
●渴望已久高尚名貴之●
金磚牌香烟業已應市
·各烟店均售·

懸償招尋
本行榮園嘴天星橋營業處於七月五日被盜竊去帳據皮箱一口，除報請治安機關嚴密查緝外，如該盜攜出有人拾得送還，決奉酬現金二萬元，或知其下落來行報信因而尋獲者亦奉酬一萬元，儲款以待決不食言
合友商行啟

壽衣壽材
川綢被面
花色新穎　擬史人悉
九折大減價一星期

民族路
九章綢布號分店業已開幕
〈世界社〉

中華化學廠出品
鐘牌
硬脂酸　結晶純粹　溶點最高
高級蠟燭　光明耐燃　經熱不溶
中一浴皂　衛生佳品　暑天必備
廠址　巴縣李家沱
城區辦事處　中正路正陽街第三號附一號
〈[illegible]〉

地球商標


桐華煉油廠
純白甘油

經濟部中央工業試驗所
油脂試驗室
試驗報告
物品名稱：甘油
試驗結果

顏色	白色
臭味	醇香
比重	1·2478(2700)
中性	無酸性亦無鹼性
灰渣	0·0087%
甘油	95·23%
氯化物	微量

大量出品零躉供應
太華樓街第七號
電話四二二二八
★電聲★

桂邊我收復鎮南關

雒容丹竹藤縣都告收復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七月九日發表戰訊：廣西方面：我軍於五日晨，克復鎮南關，殘敵向越境向登退却。鎮南關位於凭祥西南國境，爲我國南部之門戶，我軍克復該關後，桂省南部淪陷國土，於茲全部克復。我沿桂湘鐵路襲攻擊前進部隊，於七日午後五時，攻克雒容縣城，殘敵向柳州方向潰退，我正追擊中。武宣縣境殘據之敵，經我軍分由來賓、青縣，派隊掃蕩，現已全部肅清。西江流域我軍配合地方團隊，於一日收復丹竹（平南東南三十里），二日，收復藤縣。

（中央社訊）中國戰區美軍總部九日發表第六三八號公報說：第十四航空隊飛機，八日出擊時，在平漢鐵道上北平西南內邱敵軍的火車一列，都被擊毀或受重創，估計毀敵三百。另隊飛機襲擊黃河以北的敵鐵道時，擊毀或重創敵火車四十五輛，並襲擊敵橋樑多座。我並襲擊滿州鐵道站地下儲藏區。華中方面，洞庭湖西北角岳州南到桂林東南半樂一帶的敵航運船隻，都遭轟炸。賴州以西塘江城的敵建築物和儲藏庫，曾遭轟炸。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七月九日發表第二次戰訊：九日我空軍第五大隊，出擊咸寧湘折之敵，在咸寧炸毀敵倉庫三座，擊傷八輛，擊毀車廂二個，在湘折南擊毀倉庫一座，當引起大火。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紐約七日電）紐約時報本日社評，題爲「中國作戰八年」。內稱：本年日軍的攻勢已減，可能開始向北作大規模撤退，打算集中其減弱的軍隊於少數重要地區。須得新計劃，多少是受美軍在太平洋的進展和蘇聯在北面的壓力的影響。中國軍隊本身無力將日軍驅出其據守的任何據點，但若低估中國對共同目標所作的貢獻，或忽視其在這種可怖的不利條件下作戰，則爲殘酷而不公平之事。

中國民主同盟主席 張瀾先生闡明立場

希望國民黨顧到國內外局面，不要在十一月召開國民大會，要在黨派會議上來解決國內一切問題。

（本報訊）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氏，前日乘車到特園拜訪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先生，主要目的係請張先生出席。張先生說：好幾年我都沒有出席，去年到重慶係同盟改組，這次來重慶係加强盟務。只要國民黨有誠意民主團結，並使我黨協力促成，我希望國民黨顧到國內外的局面，不要在十一月開國民大會，要在黨派會議上解決國內一切問題。

站在祖國的海岸上

山東濱海解放區柘汪鎮 碼頭工人生活改善

他們組織了起來，保衛和支持了解放區的對外貿易。

（本報山東通訊）前年春天，濱海區柘汪碼頭上擠滿了飢餓的、散漫無組織的工人，成天在爭奪着扛貨，商人們則利用這種情況，以最低的工資購買工人的勞動力。那年七月，在工人積極份子老丁領導和區工會的幫助下，工人們趕走了吃人的秦某，成立了工會，選出了他們最愛戴的丁會長。

工會組成後，他們有計劃的進行勞動，每天小車手工人和扛貨的工人，一個分隊在碼頭上，一個分隊在自己家裡，或是包工，或是聯墾，或是忙自己的家務，或是對田間耕作，沒有爭也沒有吵，都是按時走上碼頭，兩天輪一次班，有時一次得人能分到八九十元。那年冬天，商會商議要減低工人的工資，丁會長在大家擁護下領導和商會講理，要求增加工資，兩三天的談判終於得到了勝利，扛貨由八元增加到十二元，工人們第一次顯出了自己組織起來的力量。

去年春他們也進行了反貪汚的鬥爭，獲得鬥爭果實十三萬元，這筆款子他們正討論着創辦綜合性的合作社。

鬥爭使工會更加鞏固了，工人們的認識也逐漸提高了。在去年擁軍時，工人們提出和商會比賽，工會送了八口大豬，三挑子魚，三挑子粉條，還有一挑子魚，並且有二十多個工人參加了主力軍和海防隊。「軍用品不用扛錢」，這是工會中自發的口號，從某地運來的軍用品，一個錢也不要的從船上扛下來，又用車子送了去。每當我們同志拿錢給他們時，他們總是說：「俺們自己的東西，不要錢，應該送來的」。

爲着保護海口的貿易，民兵也跟着組織起來，一百多民兵全是碼頭工人。在組織紡織合作社時，碼頭工人是入股和動員入股的積極份子。而婦女成立婦女識字班時，碼頭工會成爲柘汪鎮各種抗戰活動的核心。

去年大生產的號召提出後，碼頭工會成爲大生產中的一支先鋒軍。他們三百多個工人一齊下手，開了四十六畝大鹽灘，五月份就曬了二三百担鹽，價值八千多元。

碼頭工會是與包工互相結合的。碼頭工會也即是包工隊。工會的包工隊不管什麼都包——挖路溝、推土、蓋屋、編蓆、鋤地。在春耕時期，根據一個並不完全的統計，三天內除了上碼頭和自己完成外，包工就賺了三百多元。在鋤地時，他們賺了二百四十元。同時碼頭工會又組織了互助隊和變工隊，變工是在農忙時開始的，起初只是起了互助隊的作用，後來又變了工，實行按畝計算的辦法，大家的熱情更高，在最高時，工會長率領六十多個繼下，一天鋤了好幾十畝。在變工隊的影響下，好多人要求參加工人的變工隊，因爲他們看到當他們鋤完了時，工人變工隊二遍地都已經鋤完了。

工人的生活與沒組織工會前大不相同了，再也看不到飢寒交迫，面黃肌瘦的樣子，這是由於我們經過對敵鬥爭的勝利，同時也由於他們有組織的領導生產。只就碼頭工資收入一來說，雖不完全的統計，一個多月，碼頭工會收入七十多萬元。一個工人在計算他的生活變化時說：「前年春天，我餓得不能起來，三五天不揭鍋蓋是常事，除了餓的小挑樹葉花帶葉都吃啦。現在就不同了，我蓋了五間新屋，麥子煎餅也給他吃了，細糧還有來。」工人們在生活改善中，體會到毛主席組織起來的好處，他們都了解：「這是共產黨給我們的好日子」。

柘汪碼頭工會是一支勁對敵鬥爭的大軍。他站在祖國的海岸上，保衛和支持了解放區的對外貿易，工會的民兵們，成天荷着槍，嚴備對海上的敵人進行戰鬥。

美機廣泛襲敵本土

琉球島已成爲最大空軍基地

（中央社馬尼剌合衆電）B-31式機三千架以上，自琉球本島出動，向九州作連續第三日的襲擊，轟擊佐世保、大村、加治木等地，擊毀敵機四架，另可能擊毀兩架。

（中央社關島八日合衆電）東京廣播說：擁有飛機二千二百架且繼續不斷強大的美機隊，已集合在日本之門戶前，美機現每天襲擊日本本土的南部，琉球本島方面，又有逾三百艘的美運輸艦和軍艦，載運補給品往來琉球本島，使此島成世界最大的空軍基地。

（中央社訊）據東京九日廣播：今日上午「敵」戰鬥機與戰炸機約八十架，侵襲東京附近百里原與所澤機場，毀日機三十三架，傷十三架。

（中央社關島八日合衆電）今日（日本時間）硫磺島基地的P式機及戰鬥機一隊襲擊阪神區西部和大村附近。據東京九日廣播大阪訊：日海軍陸軍聯合公報說：「敵」P-51式戰鬥機五十架，由B-29式重轟炸機率領，從舵野灘方面竄入近畿上空。

（中央社關島八日合衆電）美太平洋艦隊總部說：美機正封鎖日海面，擊沉或擊毀日艦十六艘。盟大之美特種艦隊活躍於西太平洋，準備加入進攻日本本土前增大的攻勢。

（中央社關島八日合衆電）美海軍機於六日和七日在日本海面和黃海海面轟毀日輪九艘，並以在太平洋方面兩週以來，已擊沉或擊毀日輪二百九十八艘。

敵疏散馬來各地人民

日酋籐原視察東北朝鮮

（中央社倫敦八日路透電）日方控制下的巴達維亞無綫電台本日廣播說：馬來各地將依照馬來各地代表六日集會所商的決議，設立平民疏散委員會。按六日之會議，馬來蘇丹天主教堂的主持人也曾參加平民疏散委員會之工作，是在疏散期內負責維持平民的「福利」。

（中央社訊）東京七日廣播漢城訊：日本前軍需大臣籐原銀次郎於視察「滿洲國」的戰時生產情形後，昨天飛回漢城，轉道東京，他在返日以前，將視察設在朝鮮的重要工業，並打算召集各大工業負責人舉行會談多次。

印回教同盟主席 眞納會晤印督

國民大會提出行政會議名單

（中央社西姆拉九日路透電）印度回教同盟主席眞納昨天會晤印督魏菲爾，會談一小時半。魏氏接獲眞納表示願與印督會晤。據消息方面的政治觀察家說：此次會見是西姆拉會議進程中一決定階段。

（中央社西姆拉八日電）回教同盟領袖眞納今晚和總督會商，以求進一步的「明朗化」。國民大會昨天提出的名單，是各黨一致討論的主要問題。據某報說：名單中表現國民大會、印度教、回教同盟和其他小黨派，都立於同等地位。然這並不能消除各黨派間的爭議。名單中包含國民大會八人（其中二人屬賤民階級），回教同盟二人，非回教同盟二人，其他小黨派四人。都認爲這項名單的下述的事實，即包括有眞納所領導的來自孟買的賤民階級和金印族的賤民階級。

怎麼辦？怎麼辦？

大學教授飯都吃不飽 大學生畢業就是失業

（中央社訊）參政會九日上午第四次會議，出席參政員一六二人，江庸主席，聽取政府外交報告，內外交部宋部長因公赴莫斯科，由吳國楨次長出席代表報告。又九日下午第五次會議，出席參政員一百五十六人，江庸主席，教育部長朱家驊出席報告教育。

參政會側影

◇今年參政會，情緒遠遜去年，猶憶，僞會場議政官污多，就名向貪污總攻擊，今次情況沉默。◇外交問題，議論甚多，口頭，十九集中於中蘇問題，會場充滿「道路流傳」、「謠言四起」、「流傳」等言詞，接觸新疆外蒙東北等地名特多，對宣傳激動，且有人提請對此「情緒」，當達宋院長者。◇下午教育報告時，議席上人數稀寥疏落，口頭詢問案僅三四起，爲歷次僅有的新現象。◇一位參政員明是代表了十九位大學教授的意見，向教育部選任大學校長，多不學無術，有損學府尊嚴，學校幾已充滿濃厚的官化，嗅不到一點學術氣味。有設地域觀念同鄉觀念風行學府，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學教授吃不飽飯，到處告貸，我們，大學生成批畢業，無路可走，沒飯吃！無路走！該怎樣辦?! ◇今天議場上頻繁話題之一，是「哈哈爵士」的歸來，於是尚樂坊的運命成了議論的中心。

更正：本報八日第二版「參政會側影」新聞內第二段第一句「參政員都是國民黨六全大會代表」，應爲「參政員中許多都是國民黨六全大會代表」。

岑厘巴板 澳軍緩緩推進

（中央社倫敦九日路透電）麥克阿瑟總部昨天訊：婆羅洲南北岸澳軍進展甚緩，澳第七軍從岑厘巴板向內陸推進，已向東南兩方展開。另部經過岑厘巴板向內陸推進一二英里，未遇抵抗。北岸澳第九軍，推進三英里後，沿着汶萊爾敦鐵路線推進十一英里，到了柏克。

緬境盟軍 圍敵西湯河畔

（中央社據英新聞處康提六日電）東南亞盟軍總部今日公報說：西湯河日軍已在拜揚加帶付被圍，該地日軍的抵抗圍已加強。庇古以北盟方空軍和砲火之聯合轟擊，已使敵軍向東部和北部後撤到西湯河畔。

（東南亞盟軍前進總部九日路透電）全國爭鬪和瓦被到仰光南北一百四十英里走廊而與緬大翻甸包圍圈的八千名日軍中，有武裝的婦女兵士在內。

宋院長三晤斯大林

蒙古領袖巴山元帥離蘇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莫斯科八日電）美聯社記者訊：中國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博士，昨夜曾和斯大林作第三度的會談。據說昨夜會談也像前兩次會談一樣，是在友好和親切的空氣中進行。宋院長在和重慶政府聯絡後，就去會斯大林，進行第三度會談。

（塔斯社莫斯科八日電）蒙古人民共和國總理巴山元帥，七月八日離莫斯科。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部長莫洛托夫親到車站送行。

統購統銷應早廢止

范崇實先生談話

（本市訊）四川絲業股份有限公司范崇實先生頃發表談話稱：「統購統銷之弊，不但爲社會人士所主張，且爲政府當局所承認。宋院長告何北衡廳長如此，翁部長告范崇實如此，都主任東部主任總經理表示亦莫不如此。聞財政部早於一月二十六日簽具廢除統購統銷辦法，呈送行政院，只等宋院長回來，最後核定，即可公佈。故廢除統購統銷，原則上層峯業已同意，只是發表時間問題，決無中變之理，因之絲業公司已着手準備其從明年起之增產計劃。戰後建設所需外國器材，有賴於出口貿易者甚多，故統購統銷辦法，以早廢止爲安。此事經後決定於宋院長，吾人相信宋院長此國之時，當更有救濟策進之法」。

（中央社八日電）據紐約前鋒論壇報訊：中國商務官員估計中國在戰後工業化計劃的首五年中，將需價值三十五億元的入口貨。

貴陽有霍亂

（中央社貴陽八日電）這裏已發現眞性霍亂，衛生機關正加緊防治中。

大後方生產萎縮不堪

統制政策結果如此

棉紗絲綢各業紛紛減產停工，煤礦機器化工等業無不陷於蕭條。

（本報訊）這半年來，生產萎縮極爲嚴重，情況一天比一天嚴重。舉其重要者來說：目前大後方各紗廠，因原棉來源斷絕幾已到了全部停工狀態。土布業由於棉紗缺乏和統制苛刻，紛紛減產，本年五月間奉令減產四成，政部方面也奉令減產五成，織戶停機倒閉不絕。四川絲業是出口大宗，近年因統制苛刻，呈現極度不景氣，產量已衰落到年產二萬擔，不足平常產量半數。這些現象，決不能僅僅歸罪於物價高漲，最大原因在於政府統制苛擾和不合理的稅收制度。如大後方紗廠，大多數停工甚或瀕於停閉，內地小織綢廠紛紛減產停業。但四川絲業，一方面受種種苛擾，因爲印度購棉，各國陝西棉花出產質量本來很好，但因管制不得，無所措而停了，另外貪官奸商勾結，又將所有棉產轉售敵人，以致紗廠非停工不可。

其它如煤礦、機器、化工等業，除煤的生產，較爲平穩（其產量到今天仍沒有達到過去最高產額）外，其它皆極蕭條。後方，民營機器廠據中生產局訂造軍工生產，曾經呈蓬勃景像，但不久就因資本太大，周轉爲艱，去年年底中南工業區受損失，其影響之大，還沒有估計在內。

記者昨天訪了經濟部翁部長，據談經濟生產報告，對大後方生產的萎縮，但歸結原因一再說明是物價高漲所致，對近年來工業界不斷呼籲的更改經濟統制政策，毫不重視，頗爲驚異。特別是對去年底中南區工業的重大損失，究未聞當局表示有何責任，對今後如何增加生產，也未聞具體辦法，反以美布即將大量運來，相與寬慰，雖然一切，殊爲奇異之至。

鄰水土劣虐害良民

老人胡有壽無處伸寃

（本報訊）鄰水縣梁板鄉人胡有壽是一個七十八歲的老人，背着竹杖沿着上和鄉——伸寃找了兩天仍然沒有找到一個肯聽他伸寃的地方，只有過路的人看見這樣一個老人在烈日下一路喊寃，實在太可憐了，施捨給他一點錢，否則不但寃沒有伸，還有餓死的危險。他的寃枉實情是這樣：胡有壽原來租了當地區公所長姜江宣的靠北墳地田，民國二十七年春北墳貪心不足，要胡有壽增加四大石租谷，胡有壽給不起，胡北墳乘此機會把這一百二十元的押租錢，反說胡有壽欠他一百五十元，不但不退還胡有壽一百二十元的押租。又串通他的親戚胡萬壽，以代價銀二百五十元爲藉口，把胡有壽的二十四大石的田霸佔去了。胡萬壽早已存心侵吞胡有壽一家的田地了，事先胡萬壽曾將胡有壽的十二歲的小兒子誘到他家裏去教這小孩子抽大煙，小孩子終於將他父親藏在櫃裏的二十四大石田的紅契偷出來交給胡萬壽了，紅契上用的名字卻是胡有壽的小名胡三合，但胡萬壽冒充說胡三合是個死了多少年的父親的名字。胡有壽氣憤不過，曾到四川省高等法院和鄰水縣政府等方面去告狀了，可是都沒有結果。胡有壽的大兒子看到自己的土地被人白白的佔走了心裏不服，就找胡萬壽去吃茶，被胡萬壽一腳踢在小肚子上，三天未上就死了，剩下一家老小。胡有壽的七十多歲的妻子看見這樣慘死了寃又不能伸，在她兒子死後不幾天，也死了。胡有壽的那個小兒子，胡萬壽怕留存地方上會說出他的秘密，就把他弄去當壯丁了。現在胡有壽一家弄得妻離子散。但胡萬壽還要告他說：你告到那裏也沒用，我們有錢有勢的確是一句話，現在保長是他們的姪兒，保長是老爹，縣長是乾親家。不過這七八年的寃曲，終於把這個七八十歲的老頭子說到了重慶的街頭。他要使人人都知道他的寃枉，否則他決不甘休。這就是所謂「基層政治機構民主化」的一個例證。

綜訊

△墨西哥首任駐華全權大使易斯京羅將軍，定十日上午十時謁見蔣主席呈遞國書。

△倫敦七日電：挪威政府昨夜正式宣佈對日作戰。

時疫流行全家死絕

無米爲炊教師苦飢

△昆明某慈善機關，近公佈四月份工作成績：其中有掩埋路屍九十二具，收容無人過問的嬰孩十三名之多。

△四川興文縣監鶴，時疫流行，一般貧戶多遭病害，全家死絕的達百戶以上，尤以石碑、雙河峽岷仙峯，四鄉最爲嚴重。

△筠連縣星報六萬專署傳：該縣數月無雨，田無法栽插，山坡雜作物盡枯萎，影響食糧頗鉅，縣府已將災情上呈專署。

△貴州平塘縣有中心學校十五所，國民學校五十六所，教師的食米，縣裡批到鄉鎮去領，鄉鎮又批到保甲公處去領，保又轉甲，現在要領米的學校須會同甲長向戶口名冊上收取，所以許多小學教師都必須兼任征收，東奔西跑，非常苦惱。

△陝西自實行計口授糧辦法以後，因辦理不善，公賣處售糧形同專利，投機成了收糧，弄得鄉民無處可買，黑市糧每斤漲到三百元左右。

△潼縣三十四年度出征壯丁安家費直到現在還沒有發放。本年度緊急征兵縣如限同額征足，但罪惡也最大，各鄉民衆控告鄉隊附保甲長籍法征兵抵額的很多。

★東南西北★

友聲

對團結問題的一個看法

陸鑄之

召開國民大會的問題，據說還要在參政會提出討論，這件事，既已提到政府有關機構的議事日程，則此非一黨私事可比，其影響，其後果，都有關舉國休戚。任何國民，既對於他的國家負有神聖而不容侵犯的責，對此自難採取漠視或輕率的態度。在一個重要關頭，提意見，提批評，是國人的義務，也同時是國人不容侵犯的權利。如今旣實行民主，則當開放言路，容許國人自由討論，自由發表意見，本集思廣益的意思，多參考國人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可能使會開得好，少問題。

關於召開國民大會問題，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點：在國民大會還政於民，在今天國內，還幷不一致的意見，分歧之點，不在枝節，且在原則，在基本觀念上還存在着大差異。國民黨主張在召開國民大會之後才結束黨治，而民主派則主張結束黨治，然後經由較爲廣泛，并能確保人民民主權利的政府召開國民大會。由於後者有成立臨時政府的主張，乃有前者不還政於黨派，必須還政於民的論據；由於前者以黨治下的政府結束黨治，乃有後者國民大會並不是還政於民，而是還政於黨，使黨治合法化之另一論調。我們不妨說，前者重點在「法」，而謂之爲「法律論」，而後者重點在「事實」，而謂之爲「現實論」；前者依據於法律的觀念，而後者則依據於國民黨主政十八年的歷史事實。兩方面辯在召開國民大會一詞上無何爭論，但如何召開，在怎樣的前提條件之下召開，結論上，則各執一詞，各闢途徑，至今未得協議。現實一點說，埋藏在國民大會問題背後的政治糾紛，不會因國民黨六大會決定召開而泯滅，這決議，倒使糾紛更明朗，更尖銳。一個國家的政治糾紛，如竟不使之向消極的途徑上走，反而使之向積大的方面發展，豈國家之福，人民之福，對此，國人自然有權利過問，而且必須過問。

目前的政治糾紛，旣經集中於「法律」與「事實」兩點，我們且先就「法律」說起。

所謂「法」，按照主張法治的始祖——盧梭的解釋，法乃是人民意志之共同表現。所以一般學者，稱法治爲民治，就是本乎此義。如果今之所謂「法」，僅指片面的，非民選的政府所頒行之一切法律規章，那末，遠如秦始皇之焚書坑儒，近如袁世凱之竊國稱帝，也都成爲天經地義了，那豈不貽笑……？我們應該坦白承認，從民國成立到現在，中國無民治，也無法治，因爲中國就始終沒有存在過民主政治。今人侈言「法律」「法統」，「以法律而論」，確乎欠有依據。

另外一種說法，我們旣然承認了三民主義，就要在這範圍內作最善努力，我們好主張縮短訓政過程，這與國民大會，須經會議在中國歷史上以及可議爲大家公認的法律上，沒有該東西」一文（參見「民主政治」創刊號「論黨派會議之說」）等的，三民主義是今天國人努力的指標，但並不能視爲法律，奉行主義與奉行法律，在含義上，在實質上，都是不同的。這是我們了解問題首應明瞭之點。其次，就把三民主義解併在法律範疇內作同一解釋吧，可是，孫先生在民國十三年北上宣言裡明明說：「於會議（指國民會議——引用者註）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團體及人民有選擧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現在，有的人主張須於國民大會召開之後，才能給予各政黨以合法地位，才能予人民以正當權利，試問這是否合法呢？孫先生在前以黨治國的時候，明明說「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如果黨員的存心，都以爲要用黨人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種思想，便是大錯。」孫先生在民國十三年招待上海新聞記者席上明明說：「必要這個國家是以人民爲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官國。」「倘而今天黨治政府………

自然，我們把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和政府的法律等量齊觀，會如作者前面所指出的，有其混扯，就是把三民主義納入法律範疇來處理，所謂「法律論」者，也未能自解。

孫中山先生是理想主義者，也同時是現實主義者，他的政治問題，一定要以活的現實條件作基礎。從目標來說，他是一個富有理想的理想主義者，從運用政策，希以達到此目標，他卻又是一個以現實爲基礎的現實主義者。比如民國十三年政綱指導甚綱的，北上的時候，他並不拘泥於建國大綱的旣定條文，撇開國民大會，而主張以全國已組成的九類團體作基礎的國民會議。如果依照法令論者的眼光看來，那一定不法律現實。因爲國民會議的主張，旣不見於孫先生自訂之建國大綱。可是，法律上，沒有根據的東西，」但從當時實際情形上看，孫先生的主張是對的，是正確的。如果從法統論者的「大家」看來，自然有點離奇驚駭，然而從一個「現實論」者看來，孫先生的主張，卻又爲當時解決國內問題的不易之論。

一般「現實論」者，認爲在野黨派沒有合法地位，人身沒有保障，言論出版沒有自由，保障執行民主權利之政治機構不會存在，眞正的民選代表，以致民選政府，是不可能產生的。在這十八年的黨治中，國民會議的代表是選舉過了，參議員也選舉過了，試問接受與選舉的，究竟有多少？參與選舉而能無拘束的選舉的，有多少？只以近兩年省縣參議會的選擧來說，其濫目衆多，指派、圈選、有那一樣合人不滿意之事太多，無怪「現實論」者力主先結束黨治，然後談召開國民大會。

按一般理論來說，只有當權黨的自由，而無在野黨應有之民主權利，這是談不上民主的；只有當權黨之選擧政綱，而無在野黨選舉政綱作爲國人自由選擇之標的，這也是談不上民主的。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民主，最關濟的標誌是：選民有選擇政府的自由嗎？是否讓人民有選擇政府之自由，而不受到任何外力的威脅，這才配稱民主，這才可能產生眞正之民選國民大會，與民選政府。「現實論」者之主張先結束黨治，產生一確保人民民主權利之臨時政府，然後再召開國民大會，平情而論，要解決當前的中國政治問題，也只有從對「現實」入手，拘泥於「法律」之說，不惜根據十八年的黨政經驗，有很多具體事例無容自解，且反徒增糾紛。

國人苦戰了八年之久，勝利在望，反攻即將開始，國內豈容再有糾紛發生？爲了泯滅糾紛，召開國民大會應否爲當前所之急，必須審愼研究，愼重考慮。歷史的錯誤，絕不容許重演，四萬萬五千萬人的眼睛正注視這一事件的發展，誰要忽視廣大人民的意見，就要負糾紛的責任。

法國各省解放委員會
要求即時舉行普選
全國抗戰會議主席譴責臨時政府阻止抗敵團體參加解決重大國事

（本報倫敦通訊）法國各省解放委員會，六月中已在巴黎開幕。與會的有各省代表和全國抗戰會議會員，全國抗戰會議主席塞蘭在開會詞中說：自從一九四四年八月臨時政府遷移巴黎以來，它就不斷地阻止各抗戰團體抗敵會議解決各種重大的國家問題。塞蘭引證戴高樂的許多演說與文告，在這當中戴高樂曾強調了秘密期間全國抗戰會議的作用。例如一九四四年戴高樂給全國抗戰會議的文件中，曾經號召全國委員會考慮這樣的事實，解放之後，選舉「最高全國會議」是必要的。並表示希望全國委員會以在秘密狀態中就準備召開這個會議。之後，戴高樂又在他的演說中，描述全國抗戰會議是「國家情緒與希望的最高體現」。塞蘭說：他認為義務告訴輿論界，並於巴黎解放後第二天，全國抗戰會議與戴高樂為首的阿爾及爾民族解放委員會代表，在巴黎舉行第一次會議的情形。當時全國抗戰會議主席在慶賀戴高樂的到來後，就提出三項建議請他考慮：㊀接受全國抗戰會議的綱領，作為法國臨時政府的綱領；㊁在全國抗戰會議和阿爾及爾專員聯合會議上成立法國臨時政府；㊂起草共和國宣言全文，並且在巴黎城大總統府宣佈選舉宣言全文。塞蘭接着說：然而，這三項建議，都遭受戴高樂將軍的拒絕，戴高樂只限於對阿爾及爾政府作某些變動，而「對全國抗戰會議的一致呼籲，不作正面答覆。」塞蘭指出：在戰爭條件下，為了不願剝削共同作戰努力，全國抗戰會議和政府的這些分歧保持沉默；現在，歐戰已經勝利了，以普選為基礎的選舉，是抗戰運動勝利和國家遵守抗戰會議綱領的證明，人們不能不坦白承認，政府沒有適應各抗戰團體和國民的願望。

未來的三領袖會議
可能商討十大問題

（美國新聞處訊）據六月十七日「紐約時報」報告稱，將來三巨頭柏林會議可能商討十個問題，其概括說明如左：

㊀管制德國計劃必須匯擬與通過；
㊁歐洲已發生的疆界問題不下三十起，解決的原則如何須待決定；
㊂法國在歐洲與世界上處何等地位的問題尚未解決；
㊃波蘭在歐洲的地位須待協議；
㊄敘利亞的不安已引起了中東將來如何的問題；
㊅如何援助中國也須提交三巨頭共同決定；
㊆日寇佔領下各殖民地解放後應如何處理；
㊇蘇聯今後在遠東的任務如何；
㊈如何使日寇無條件投降；
㊉舊金山會議所通過的世界憲章候待批准與實施。

駐敘黎兩國特別部隊
法國決定交給敘黎
中東政界人士表示讚揚

（路透社倫敦八日電）法國決定將特別部隊（新近在黎國入伍的軍隊）交給敘黎兩國。這一行動，博得中東的政界人士的讚揚，倫敦的觀察家則認為是解決法敘黎糾紛的死結的明確的步驟。路透社駐貝魯特特派員說：現在只有少數的法國人還控制着黎國政府機關，主要的如行政和交通部門。黎國官方對於法方這一舉措的反響，在貝魯特政府今日的會議以來可望得知。英國在當地的官員們認為法國選擇後面的試探，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這或者可以打開最後解決的門。這一措施的重要，但在於這些新兵所以來的[illegible]，發展來便是可能發生新的糾紛的中心。

人民轉移國籍及居住地點
蘇波兩國簽訂協定

（中央社倫敦新聞處莫斯科八日電）蘇波兩國簽訂協定，互准兩國人民轉移國籍與居住地點。如是目前居住蘇聯境內的波人就可以開始回國了。根據這項協定，凡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前為波蘭國民，而在本年九月二日前要求轉移的波人及波籍猶太人，都可獲准放棄蘇聯國民資格而定居波境。這項協定，備實用於與所欲復歸國家有血統關係的人民，凡被德國所迫四邊的蘇聯、白俄羅斯及烏克蘭人民，都有權請求。協定中特別申述兩國人民的轉移國籍完全是自願者。

希軍越界挑釁
鐵托嚴正申斥

（中央社倫敦八日路透電）南斯拉夫總理鐵托今天在伯爾格萊德聯合廣播說：希臘軍隊曾向南國領土開火，這係理由越界挑釁，我們對於這些反動份子的挑釁，並未予以還擊。因為我們深知他們是被希臘人民所憎惡的。

柏林盟軍
將組聯合司令部

（中央社倫敦九日路透電）據蘇聯消息：盟國軍政府及蘇聯當局已同意設立一個包括各國司令官的聯合司令部，這一司令部幾天以內即可組成，以決定與柏林有關的事務。

（中央社據英新聞處倫敦七日電）國際新聞社消息：法國佔領軍今天開始進入德境的[illegible]省，接替英軍的防務，這一省是德境各佔領區最近更動的一部份，預定十五日完成。

希臘沒有民主

「新政治家」雜誌刊載了它派駐希臘特派記者的報告，這記者曾和希臘各階層人民的代表談過話，結論說：「在解放了的希臘，民主正受着打擊。」記者說，任意逮捕及恐嚇份子，不經審訊就把他們加以監禁，是希臘的地方「裁判官」共同的慣技。[illegible]王朝的包辦的「[illegible]」。記者寫道：在瓦爾基薩締結的協定應在希臘執行，這條約是由民族解放委員會和普拉斯提拉斯政府所簽訂，並為英國所讚美，解除一切游擊隊的武裝，建立非游擊隊的軍隊，並且確保公民自由。不管私人的政治意見如何，這條款的遵守和破壞是可調查的。我出去調查，在[illegible]城我遇見一個穿着嶄新制服的衛兵上尉，外表上他是不活動的人，他對我承認他過去有一千名部下拒絕回家，不顧它底命令，他們偶然地被國民衛隊借去協助團剿共產黨員的。兩名在實際城外嶺上的國民衛隊的哨兵說他們底這一營包括「[illegible]」的人，但他們都是「民族主義者」，當我詢問說假如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份子被招為新兵呢？他們大笑了，在亞歷山大羅甫里斯的監獄有六個小屋，每一個約二十五方尺，容納五十人，他們睡在地板上。他們的額外的衣服和僅有的裝食物的籃子是從外面帶進來的（除了痛苦的人外，公家並不供給囚犯以食物），掛在牆上的釘子上。我進入小屋去審問了三百人是否知道他們有任何人知道他為什麼被捕，只有三人知道被捕的原因。其中一個是從亞歷山大羅甫里斯來的民族解放軍的少校，他被控告為一個謀殺了許多人的兇手；第二個是以前管理區中的村委員會的共產黨員，他被保軍監禁過三次，最後一次被他們判以死刑，但現在卻控告他是親保加利亞軍者。第三個人是薩摩特雷斯來的醫生，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的罪行是在保加利亞軍佔領期間服從了命令替島人及保加利亞駐軍醫病，[illegible]。[illegible]知道為什麼所有這些人都在監獄里。我參觀了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報紙「[illegible]」報的編輯室並且在那兒看見了被搗毀了的印刷機、紙的裝訂機和鑄出了的丁字斧，在最近一次國民衛隊的襲擊中，被丁字斧所毀。我的參觀是受監視的，那天晚上，衛兵訪問了編輯，很有意義的是他預料到了這事，他在別處過夜。在拉利薩監獄，我發見一個女孩因高呼「打倒國王」而被監禁三個月，一個青年人因大呼「瓦爾基薩和民主萬歲」而被監禁十個月，在那兒我遇見了一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政治委員，在薩羅尼加，在勝利日，至少有三個左派份子被殺了，沒有宣佈有多少人受了傷，當時衛隊和[illegible]王黨黨員向正在慶祝同盟國勝利的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人員射擊，當我回到薩羅尼加時，官方正在進行查究，上級的英軍軍官坦白地告訴我，初步的證據表明國民衛隊有罪，他又說，假如這事被證實了，一定要使那些對射擊負有責任的人受軍法裁判，他也承認在許多區域中右派份子曾進行着非法的逮捕。（塔斯社六月二十五日倫敦電）

在鄷都鄉下
孟石

這是鄷都鄉下的一塊小地方，是距離鄷江忠縣和豐都交界的一塊邊地，非常僻遠，交通極不方便。在這裏一切都是落後的，只有派、捐、稅是隨着進步了。

每次派壯丁，不知要讀多少條例，雖然口頭上說是要五丁抽二，三丁抽一，可是有錢人總有辦法免役，只苦出不起錢的，才被鄉總抓去充數。不管你年歲大小，不管你是否獨子。

至於稅捐，真是標新立異，花樣繁多。目的總是一個——要錢，要錢！保甲長們，便以「下要實行即便是「擾亂後方治安」！或是「反抗政府命令的不法份子！」等的罪名，予以拘禁或拷打，然後加倍罰錢。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告訴我，除了正式的糧稅外，每年向鄉公所，向保甲長出的雜捐：有壯丁安家費，壯丁優待費，鄉公所不敷費，公益儲蓄費，保甲不敷費，救國公債募，修廟費，培堰費，青年運費……每年都有不同名目的十多種稅，他們嘆道：「不得了啊，高頭要五萬，他們催十萬，這世道……老百姓苦時！到處都有苦！」

我曾經調查了二十家佃戶，除了三家沒有出征的壯丁外，其餘都是抗屬。在他們的家庭裏，多半是婦女老人和小孩，除了個別外，他們多半經營着小本生意，或是手工業，藉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們主要的食品是雜糧，很少吃米。能夠每月[illegible]吃一次牙祭，在收穫期和佳節，才吃米的，只有兩家。吃雜糧不足，還得借貸的有六家，吃紅苕和野菜摻拌包谷作主要食糧者有五家，他們幾乎沒有吃牙祭，也不吃油鹽。有一次我到一家，正遇到吃飯，三個孩子，一個姑娘，兩位婦女和一位老頭，大家圍着兩個盆子，一盆裝的熬煮了的細小的紅苕，還有一碗從鹽罐裏撈出來的辣椒，這是他們的菜蔬！

他們中間最成問題的是穿衣。每年按季時令增添一件新衣服的，三十家中沒有一家，三年內添製新衣服的，只有五家。五年內添製過衣被的有七家，其餘八家五六年來沒有增添衣服，他們的衣被已經襤得遮不住自己的皮肉，往往露着肚皮，多少女人也是如此。多少窮了足的女人因為做不起布鞋，只好穿草鞋，多少孩子沒有褲子穿，他們的棉褲或棉被，花絮變成了黑色，用麻線縫補着大大小小的孔洞。天氣冷了，孩子們有時躲在稻草里，那也許比那幾十年前的硬棉絮要暖和一些吧！

他們的茅屋，多半低矮黑暗，沒有窗子，廚房連着廁所或牛欄豬圈。有的住着瓦房，是向主人佃來的，年年都要繳租，也有破漏都須自己修理。有的只有一間茅房，[illegible]豬牛，廚房，都在一個地方。不久以前，這兒還是著名的鴉片產區，多少肥沃的土地，曾經被它佔據着，也有多少農民，曾經為它喪失了。現在的大半的地主，都是做鴉片生意或種鴉片發家的。田野里，可是以往再也看不到罌粟花，可是神秘們的家里，依然隱藏着不少的煙土。

在政府的禁煙令下，這里已取締了公開的煙館，但實際上，煙館比茶館還要普遍些，一個不大的場鎮上，至少也有二三家。一些抽洋杆的人，往往傳播着他們的術語：「加口氣」，一些[illegible]大爺們，可以公然的[illegible]自己的家庭，[illegible]執行禁煙命令的保甲長，他們也正是在禁煙令下，才找到了「包狀」。[illegible]

都可以看到賭場，似乎更普遍些，隨地有下麻將，打紙牌，[illegible]。[illegible]

在農民們的心上，他們只[illegible]盼着：「[illegible]早日結束，地主保甲長們的末日快些到來。」

希臘政府倒行逆施
壓迫各民主政黨
嚴禁各政黨活動，解放會份子遭受逮捕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二日電）報紙發表希臘馬其頓「民族解放陣線」總書處的來電說：在希臘北部，形成「民族解放陣線」的各政黨實際上都沒有合法地位，希臘北部的政府，正式嚴禁這些政黨的活動，在馬其頓和色雷斯全境，到處實行大批逮捕「民族解放陣線」的著名分子，並不提出任何罪狀，也沒有任何逮捕理由的任何文件，就任意捕人。

杜魯門內閣
人事更動推測

（美國新聞處據六月二十五日「新聞週刊」）「新聞週刊」消息：杜魯門總統內閣將有下列的人事更動：內政部長伊克斯最近也可能辭職，由前印第安納州參議員，現任聯邦法官明頓（Sherman Minton）繼任。斯退丁紐斯將任駐英大使，原任駐英大使威南特將任法[illegible]。助理國務卿格魯可能調任[illegible]。

慕尼黑啤酒店
美軍準備開放

（美新聞處倫敦七日訊）每日電訊報說希特勒攫取政權所在地，慕尼黑的啤酒窖，即將由美紅十字會開放，作為盟軍飲食店，出售咖啡，烤餅，另一咖啡館將在貝茲加登希特勒的住所設立，作為盟軍在貝茲加登俱樂部的一部。

意大利丹麥
承認波新政府

（中央社羅馬八日合衆電）意政府已承認波蘭新政府。

（中央社羅馬八日電）意外交部今天宣佈：意內閣已一致表決承認新波蘭政府。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哥本哈根七日電）丹麥政府今天正式宣佈承認新波蘭政府。

國際零訊

△倫敦八日路透電：陸軍部今天宣佈，本部軍總司令部將於七月十五日解散。該部成立於一九四〇年，任務是保衛英國海岸線，將可能登陸的敵人擊退海中。

△倫敦八日路透電：官方今天宣佈，到四月底為止，經波斯灣運往蘇聯的最後一批援助物資在五萬噸以上，其中有軍備器材及醫藥用品，工業裝備及作戰物資等。

△據美新聞處紐約八日電：紐約時報在美國全國各地調查後的報告中說：各種肉類奇缺，不易購得，目下已用雞蛋及魚類來代替。根據在全美的二十一城市調查的報告，當店舖有肉類出售時，供應不足則必無豬肉與羊肉出售，至於醃肉及火腿則更不可多得。

△倫敦九日路透電：亞梅利之子，今天由弓街[illegible]法院，以叛國罪被提起公訴。

中法聯誼會
在巴黎成立

（中央社訊）外交界息，法國朝野名流及文化界人士，為增進中法邦交，溝通兩國文化起見，特發起組織中法聯誼會，該會已於本年七月七日在巴黎正式宣佈成立。除會長一席由赫里歐氏擔任外，並由郎之萬、伯希和、孫佐三氏任副會長。

美政府正式提出警告
阿根廷恫嚇美記者
紐約時報記者報告阿根廷實行法西斯統治情形

（中央社華盛頓七日電）阿根廷政府以法勒爾以美國記者批評法勒爾政府，予以恫嚇，傳國務院曾對該案發出警告一節，今天已由國務院證實。美駐阿大使布拉登於本月三日警告阿根廷副總統裴倫（阿根廷法西斯頭子）說：如阿根廷決定破壞北美記者的正直與自由，則將忍受其後果。布氏更向美記者保證，美國政府決予保護。

（美國新聞處）「紐約時報」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特派員柯爾提斯，最近寫了一篇通訊，詳細報導阿根廷的白色恐怖情況。

阿根廷政府雖向德國和日本宣戰，並且在墨西哥城會議上簽字，但不久以後，它把阿根廷人民所[illegible]的一點點的[illegible]，都剝奪得乾乾淨淨。」

「政府藉口戰時狀態下，任何人的行動要是沒有被政府批准都被認為叛國行為，並且正在進行一種粉飾太平的局面，關於這些事情究竟怎樣在進行都不令透露到外邊來。」

這個記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最近見到的事情，使他感到更甚於他在意大利法西斯專政十七年的生活經驗。他看到整個城市都被全副武裝的軍隊所佔領，他看到手上拿着步槍的警察在指揮交通。

「他看到一個無辜的人隨他走進地下鐵道車站時遭槍打死。他看到一些有地位的公民，被迫被捕起來。被送到監禁之間，任意選擇一種。全國所有的牢獄，都擠滿了犯人。」

「阿根廷政府對於人民各種堅決的要求決不加以考慮」。

柯爾提斯雖然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官方猛烈加以抨擊。他的通訊對各種情形並沒有說得很週到。但是有件事情，他特別指出：阿根廷的報紙完全在恐怖下戰慄，只有阿根廷的地下報紙纔能傳播真實的消息。

柯爾提斯揭露了這樣的事實，由於在舊金山會議所引起阿根廷問題的糾紛，阿根廷政府為了不讓內部的情形洩露到外邊去，曾射殺企圖越過拉布拉他河的逃亡者，被發現的約在千人以上。

現以法勒爾為總統，裴倫為副總統的阿根廷政府，仍然控制着官方的軍隊和「毆打隊」性質的聯邦警察。這些特務警察總由布宜諾斯艾利斯警察總監[illegible]（[illegible]）一手所訓練，那般伙伴是一個拷打刑訊的專家。

恆河在靜靜的流
西姆拉會議前後
在國界·李雲初

> 透過你柔和悠久得無法計算的年月，你還年青，
> [illegible]，從你的陰影中，催迫出新生。
> 像出高地配給上蒼的新娘，
> 從你不知歲月的歲月中，你要分鐘出新的光彩。
> ——『給印度』[illegible]奈都夫人

這幾天重慶風砂。天氣燥熱得可以，室內到一百二十度了。但是在酷熱中，在三萬萬人民心上掠過了一陣清風，一個僵持了近三年的局面又有了打開的希望，上週以來一直[illegible]的一個解決方案，終於在星期四（六月十四日）晚上由總督魏菲爾用廣播和白皮書的形式，在德里和倫敦同時發表了。

[illegible]這計劃[illegible]的時候，[illegible]這部方案的內容，[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地，最近，國民大會和回教聯盟在中央會議和國家會議裏的黨團領袖，各省的現任或最近一任內閣總理十一人，其餘是錫克族一人，「賤民」階級一人，總計二十一位，這之中「國大」九人，回聯七人，總督會議的範圍要在這會中商決，一般推測行政會議將是一十五席，除了總督和總司令之外，其餘印度族占五席，回族五席，其他教派三席。

提案發表之後的幾天，印度各方面的評論還是相當的複雜，但是就一般印象來看，輿論是興奮而寄託希望的，特別是在談判之前釋放了政治領袖。

六月十五日是一個全印度人民充滿了喜悅和驚慌的日子。這一天上午六時，為了自由解放而被拘禁了三十四個月又七天的政治領袖們都釋放了，釋放的人物是「國大」主席阿沙德，尼赫魯，德賽，巴特沙，巴魯沙，克里帕拉尼，[illegible]，總理[illegible]等。說出獄的情景是最動人的。尼赫魯從喜馬拉雅山中的阿瑪拉監獄[illegible]，他當天沒有下山，相反地卻上一層樓，躺在長椅上睡了一夜[illegible]。第二天中午下山到勒克瑙，轉赴故鄉阿拉哈巴。[illegible]到一處，總是幾萬人空巷，夾道歡呼，民衆紛紛獻金獻花，把他掩沒在歡呼和鮮花裏面。到孟買的那一天（六月廿日），市民出迎者九十萬人！天上忽然下了一陣豪雨，但是誰也不管身上的衣服，尼氏在汽車裡帶着感謝的微笑向羣衆答禮，可是不久之後汽車上和他身上堆滿了花，連他的面部也被鮮花遮沒了，汽車在人羣中慢慢的開，但是人太擠了，終於玻璃窗予擠破了兩塊，一個熱心的羣衆擠近汽車，硬把一張一百盧比的鈔票塞在他口袋里，這是他出獄後收到的第一筆[illegible]獻金了。阿沙德出獄後，當晚十點鐘就起身去加爾各答，十六日上午七時到[illegible]車站，歡迎之盛，不讓於尼赫魯，五十七歲的阿沙德，比以前消瘦了，神色也有點憔悴，但是面帶笑容，精神非常興奮，他到孟買的時候，[illegible]到車站歡迎，兩個人一見面激動到說不出話來，就在羣衆的歡呼中作了長時間的擁抱。

魏菲爾方案才提出的時候，國民大會方面——包括甘地在內，對所謂「高級印度族」這一點很不滿意，[illegible]

[illegible]步接近。二十一日「國大」工作委員會開會，發表了對時局宣言：「本會在幾乎三年之後重行開會，考慮了國內外的許多問題，但是有許多委員方才出獄，沒有機會和人民接觸，闡明三年來所發生的事態。鑒於目前環境，本會考慮了總督的建議並決定了授權大會主席及其被選人員前往出席，大會給了他們一些必要的指示，並要他們在會中對某些問題取得說明」。工作會議還作了一個決議：「認為一切民族的自由必須得到保證，一切帝國主義餘毒必須肅清。」

在「國大」內部，對於這提議，有三派看法，[illegible]

[illegible]「國大」有權要求非「回聯」的回族人士在回族名額內參加行政會議之[illegible]；[illegible]對於新方案中印人所能獲得的權利的限度，表示不滿，但是認為：假如新方案可以切實施行，可以推進獨立運動，方案值得作為一個過渡的嘗試，[illegible]。第三點是甘地、德賽，他們認為西姆拉會議的時局，都是有彈性的，所以「國大」可以不必事先過分慎重，[illegible]在工作委員會中作了長時間的解釋，[illegible]「國大」接受魏氏方案的[illegible]，除出極少數不合拍的，[illegible]，大部分輿論是傾向於接受魏氏建議的，在舊金山代表印度人民領袖[illegible]活動的潘迪特夫人，是也主張接受這個建議的，態度最明確而勇敢的，是印度共產黨總書記約希，他在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戰爭」上發表長文，在混沌的印度輿論中，指出印度可以接受魏氏方案，作為一個起點。（編按：約希同志的文章要點已譯載本報七月六日三版）他的雄文指示了一個解決實際問題的方向，在西姆拉會議開會之前，給了全印人民以極大的勇氣。

儘管在燥熱中，但是夏都西姆拉的氣候是宜人的，大恆河從她東方緩緩地流着，赤道下的太陽爆着金光，在靜靜的水面反耀着燦爛的[illegible]，印度三萬萬人民再不是在黑暗裡哭泣的奴隸，他們不再睡眠，一個新的光榮就要在苦難中降臨了。　六·二十五·

英國青共聯盟年會，
號召青年在大選中投工黨和共產黨的票

（本報倫敦通訊）英國青年共產主義者聯盟曾於六月初在北明翰舉行第十三屆年會。出席代表二百五十人，代表聯盟的一百個以上的俱樂部。參加會議的來賓中有共產黨九個區的代表和大學勞工聯合會的代表。法國民主青年聯盟會派了代表團來參加大會，並收到了無數的賀電，其中包括希臘青年共產主義者聯盟的賀電。從海外的英軍中，從歐洲，從遠東，寄給大會的信像雪片一樣。一羣在緬甸作戰的英國士兵在給大會的信中說，他們已寄了一個禮物——一面日本國旗送給大會。杜德代表共產黨也寫了封信向大會致敬。聯盟的總書記[illegible]主持大會，討論和通過了大會告英國青年的宣言。在宣言中號召英國青年在大選中投票選工黨和共產黨的候選人。大會並呼籲成立統一的社會主義青年的組織。

來函更正

本月六日貴報所載輸血新聞一則，事關敝公司工程處主任楊輝名譽，茲經派員調查確實，與貴報所載事實不符，該工友在今安然無恙，且有血價收據，並有武漢療養院之證明。請貴報迅予更正為感。

馥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陶桂林啓　七·九·

附武漢療養院代院長黃日臨先生函：

敬啓者：貴報七月六日讀者園地一欄所載「武漢工人抽鮮血不給報酬還要毒打」一文，與事實不符，影響敝院名譽，特將事實眞相詳告，希為更正。六月四日下午[illegible]在敝院檢驗室自願輸血，乃於是晚七時施行輸血手術，輸血計共二百西西，術後健康情形仍健步離院，施術之當時與事後，並無[illegible]之不良現象。敝院自成立以來，行輸血手術已逾百次，未有一次意外發生。此次輸血之經過，敝院認為十分順利良好，素仰貴報主持正義，希賜更正，實為公德。

武漢療養院代院長黃日臨

新華副刊

雜感

司馬牛

有時，翻譯的錯誤反而是錯得很「令人滿意」的。

近見一則報上說：「報章報導的可靠性並不是百分之」百，有時還不到百分之五十。……電訊稿子或因電碼不明，或因譯電人譯文不很高明，或恰巧心不在焉，或因其他技術原因（如油印過程中的錯誤），個別電訊時有錯誤報導。」作者舉例，去年十二月底昆明有幾家報紙列出「蘇聯與佛朗哥訂互助協定」的花邊新聞。那是把蘇聯最高委員會批准法蘇Franco-Soviet互助協定消息之誤。把法蘭西Franco誤爲西班牙的佛朗哥。反蘇者們看到這條消息，即使是錯誤的，也會覺得這錯誤是錯得令人滿意的吧。

因此，報紙上的翻譯，「時至今日」已使人有必須研究版本之必要了。

×　　×

「波蘭流亡「政府」在蘇格蘭設立着它自己的集中營和監獄。」

這條消息使人覺得波蘭流亡「政府」之徹底的忠於法西斯傳統。一個「政府」連自己的國土都丟光了，[illegible]，背着行囊，提着箱籠，牽了家犬，帶了[illegible]，匆忙地逃到了異國，寄人籬下，百忙之中竟然沒有忘掉那個集中營的藍圖，還可以在別國按圖建築，如法泡製。這種精神多麼可欽佩啊！

×　　×

當「流亡政府」這四個字，一個一個消失，半點蹤跡也不存在於世上時，看來這些流亡軍家還要把集中營帶到地獄裡去了。

×　　×

打勝了仗光拍手，居然有人挨了耳光還說「本報很高興」。請問：高[illegible]制死[illegible]你[illegible]高興？

又是「火燒天」！（註一）

田家

天乾天旱，
百姓可憐。
落坡大雨，
救活秧田！
——四川民謠

是栽秧子的時候了，天老爺不落雨，接連出了十多天大太陽，把「田頭曬得冒煙」。包穀不出鬚的包谷，桿桿都燒焦了，葉子捲成了筒筒，非但田頭的秧子栽不下，就是吃水也有點問題了。每天晚上四更天，就有人挑着水桶，跑到幾里路以外的水井邊等水，因爲水井差不多白天都挑乾了，只有等晚上浸水出來。

天氣更是悶熱得厲害，連一絲風也沒有。人們一天到晚都在流汗水，有時，看個烏雲把太陽遮住了，像是要下雨的樣子，但打過一陣「偏東雨」後，太陽又出來了，比先前曬得更是像火。

「天啦！這個日子咋個朗交啊！……」

憔悴的人都皺着眉頭嘆着氣，他們又回想到民國二十五年了。那年子乾得好慘喲，幾塊田的水，一起放到一塊大田裏，因爲這樣要經濟些。

又

嘆了……

田頭土頭都沒得「收成」，大家都吃白鱔泥充飢，和「仙米」（註二）吊命的了。好多人爲了吃了「仙米」，屙屎屙不出，肚皮脹得鼓鼓的，不幾天就短了命！好多人想找個別的活路，不要工錢光吃飯，也沒人請。末！二十五年，那個日子那是人過的呀！……

塚祠灣的曾三爺，也跟其他的人一樣地焦着，他種得有廿多石谷子田，幸喜都是大沖，冬水傢關得好，但也經不住太陽曬呀，一天曬一點，一天曬一點，眼看着就要曬乾了。他每天都戴着草帽，在田塍上走來走去，一面望望天，一面又看看田，忍不住焦眉皺眼地嘆着氣：「今年又是一個好難啊！」王皇老官又要收人了！」並且，每次從田塍上回到家里，他都要關照媳婦們：「曾大嫂，曾二嫂，包谷湯要弄稀點，田頭看來是沒有望頭了。……」

太陽像是一盆火一樣在天上照着，全沒有落雨的樣子，人們五心不安，曾三爺把

得上已經「禁屠」了，大家認爲天老爺之所以不落雨，是由於凡人傷生過多，他老人家冒上火；所以現在他們要「禁屠」來表示悔過，好叫天老爺回心轉意，早點落雨。保長們，紳糧們，也都忙起來了，他們每一個人拿着一本簿子，到處化「公德」（註三）買油點天燈。

「捐點錢吧，這是公益事情，我們只有把天燈點起來了，天就會落雨了的。天老爺的心腸是很好的。……」

兩百，三百，四百，……人們都慨然地，都祖方設計地把錢捐出來，大家都把希望放在點天燈上面。曾三爺也甘心情願地捐了四百塊錢。

隔了幾天，燈桿立起來了，一百多盞油燈在漆黑的夜空里，亮晃晃地照着，十里路以外都看得見。在立燈桿的頭天晚上，他請道士唸了一本寶經。燈桿立了幾天，一點雲腳也沒有，非但沒有落下一滴雨，在火紅的太陽下，連樹子也沒有搖動一下。

「還是騙子「講究」！屠也禁了，燈也立了，借不落雨了！」么天，曾老娘笑着這樣對曾三爺說。

曾三爺很不了然的說：「禁屠？禁個屁！」他們紳糧些借不來嚇着我們吃喲！你想，禁屠都禁得不誠心，天老爺哪個肯落雨嘛！」

這時恰好同房子的李三爺到這邊過道里來歇涼，一聽這話，也笑着說：「就是騙……」曾三爺跟了李香，「你說句悄悄話。」他放低聲音，「你們不曉得，他們點天燈的錢，都「吃」起「雷」來了！油點得好少啊，簡直就只有一點點兒，天啦！主意打在菩薩身上來了，還成話！就說我是玉皇老官，我也不肯落雨嘛！」

曾三爺直是攤開兩手：

「是呀！人心真太黑了。我們的玉皇老官把錢捐些都收了去！」說着，他忽然想起了什麼事，從竈頭上取下草帽，就向外面走去。一面對李三爺說：「李三爺，你坐哈哈兒，我看看田去。」一面又吩咐曾三娘：「他們娘，去把水煙袋拿出來，李三爺燒。」

於是他慌慌忙忙地朝出竈走去了。剛走攏田塍就把他嚇了一大跳：田頭的水曬得只有一寸寸兒深了，十多個娃兒，還同保長的長年，主人家的么少爺，都在田頭專心一意地摸魚。

「好大一個魚啊，有點像烏棒，老子沒有把它捉穩，從手頭滑過去了，可惜了啊！」么少爺在很失悔地叫着。

曾三爺的鬍子也氣得翹起來了。

「起來！起來！人家的田都要乾了，你們倒要在裏頭捉騾子鬍巴魚！把水踩渾了喝個鬆鬆！」

起先，這些娃兒因爲捉魚捉上了癮，不肯起來，後來借是曾三爺冒火，硬起石頭朝田里捏，他們才嚇着爬起來了，並且借不服氣地說：「橫順都要乾的呀，我看你就把他保住了！……」

曾三爺氣得話也說不出，眼鼓鼓地看着他們跑脫了。

天氣更熱了，太陽也出得更大了，現在要跑到十里路以外，才能找到吃水；池塘裏都眼巴巴地望着落雨，然而天卻沒有落雨的樣子。

於是到處都組織起求雨隊來了，每隊差不多有百多人，每人手里拿着三根香，由幾個小娃去頭戴着柳帽，哀告着，大家便跟着他們和起來，聲音是悽慘動人的：

一

田也乾來土也乾，
天啦天！
田頭乾來起冊冊，
土頭乾來冒青煙。
天啦天！
……

二

天老爺，
快落雨，

三

保佑娃娃兒吃白米！

天乾天旱，
百姓可憐。
落坡大雨，
救活秧田！

求雨隊一直從街上唱到鄉下，鄉下人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跟着唱起來……

但天上仍是一輪火太陽，沒有落雨。

於是鄉公所爲了「關心」人民疾苦，水龍在鄉下組織起來了。水龍隊也到處耍着，鄉下人把他們水缸里僅剩的一點水，向他們身上潑去，把他們僅存的一點錢，作爲了謝禮。

耍水龍的人，帶着一大堆銅子回去了。

但天上仍是一輪大太陽，沒有落雨。

「天老久才落雨呀?!」一人們的眼睛都望穿了！人們的法子都想完了！……

曾三爺又過去了。

這天打早，曾三爺又跑到田[illegible]，他睜着田里的心情，遇到田[illegible]已經乾了，[illegible]和鄰人的田一樣燒開了口口。「今天落雨了！」他向天擺着手，但他[illegible]的。」他這樣對着大田，借有救的天老爺；對着來，但他擺擺頭望了望天，東方的天起一大片血紅色，好像被火燒了一樣，於是他念得哭起來了：「我的先人，又是「火燒天」！今天偏是大太陽……呀！……」

註一：火燒天——據鄉下人的經驗，若果看見「火燒天」，那天多半出大太陽。又有「早燒晴，晚燒雨」的說法。

註二：仙米——即觀音土，大荒時，人們多用來實腹，吃了不消化。

註三：化公德——爲了公益事情募捐，或爲着僧化緣，都叫「化公德」。

霍亂責任歌（金錢板）

粹存

霍亂不來沒人怪，
霍亂來時大家喊，
死人死了上百千，
其也霍亂匪霍亂，
千屍萬屍埋[illegible]抬，
市民都說病人滿。
山城傳到亂紛紛，
家家戶戶要關大門，
門口貼上個紅十字，
說是霍亂見了就不能夠上他的身。
然而霍亂還是大流行，
關上了大門裏面仍然會有死人。
於是乎有人忽要講衛生，
有人主張不要吃生冷，
冷飲攤從此就沒人上門，
紮了弟子隔開他滿街亂滾，
南紀門下來了幾筐水果船，
剛剛[illegible]就跳上一羣身穿二尺五寸的警察兵，
大喝一聲你敢賣生冷，
犯了王法可不容情，
一面吃來一面傾，
滿船的鮮果不由分說就倒入大江中。
然而霍亂先生並不講人情，
光臨山城到處去訪問，
國人急得連忙去打防疫針，
沒錢的人只好和它拚性命。
老郡[illegible]一看這可不行，
一家報館就出來發議論：
殺人以金錢以刃，
總而言之是殺死了人，
那名兒大家都有份，
生了霍亂可不能怪旁的人。
誰叫你吃館吃了霍亂菌？
霍亂的存罪吃館也有責任，
誰叫你沒有食水去淘汰漏？
挑水喝水的都不能卸責任，
誰叫你買賣[illegible]不小心？
[illegible]買賣霍亂當然是有責任，
誰叫你口渴貪饞去吃生冷？
吃壞了霍亂你自己負責任，
傳染霍亂的是蒼蠅，
蒼蠅[illegible]負責任，
滿街的垃圾與水是蒼蠅的大本營，
垃圾與水負有更大的大責任，
還有那[illegible]病死的死人們，
誰叫你一病便死不負責任？
還有[illegible]還是罪魁禍首在他一身，
他不負責還有誰能夠來負[illegible]責任？
講來講去講不分明，
總而言之好事是他的壞事就大家都有份。
你不看見郭[illegible]自[illegible]西[illegible]承認？
你不看見郭[illegible]的老[illegible]還沒有下文？
你不看見還有[illegible]老[illegible]們，
[illegible]了大鍋一走便就乾淨！
可是發生了霍亂都要[illegible]責任，
吃飯喝水走路[illegible]都要[illegible]不[illegible]法受審問。
嗚呼哀哉好不傷心，
嗚呼哀哉好不傷心！

新事物 ⊖

橘逾淮而不成枳

橘逾淮而成枳，這是一句中國的古話，但是，科學改造自然，這句古話開始被否定了。

蘇聯爲了打算把亞熱帶的植物移植到蘇聯來，曾經派遣了一個研究團去作朗和伊拉克去研究各種植物的性質，採苗，回到了蘇聯，他們帶回了大批種子，接苗，其中有石榴，橘子，[illegible]，橄欖，和茶的種子和根苗，有許多已經在科學方法的處理下，移植在蘇聯的領土上，而得到了良好的成果。蘇聯對於這方面的成就，那麼柑橘在蘇聯的[illegible]知道冬季可以冬眠，出[illegible]和[illegible]可以[illegible]的故事嗎？

（H）

勸災的「喜」劇

M.

天哪！災依然是災，報依然報，委依然是委，賑依然是賑，……

偶然看到這張西安的報紙，不但使人知道那裏地方在鬧着很嚴重的災荒，而且還產生了不少「喜」劇。有幾條新聞寫得很生動，特地節錄下兩篇「太平」區域的人看一看，或許可以開開眼界。

比如說這裏，不過字還要大的標題說明着鄉災的：在鄉公所集合了保長紳士們，在點燈搖燭的聲音裏，跑上了一點半的鄉長，紳士等圍桌坐下，由鄉長宣佈開會，即請委員訓話：「……災情實在不小，我們今天來商議，大家都要真實的報告各保的災情，我們要憑良心。……」接着大人們又訓了個把鐘頭的話，才按災情輕重，問各保上存的多少田地，每畝打三斗以上的有多少。

「我們保里旱地每畝打不上一斗，那里還有三斗以上的呢？」保長回答。

「一定有，你說吧，再不要瞞報了，你看這裏有七八個保呢，都像你這說法，到明天夜里也查不完的。」

「我們還沒有見委員是一套個別談話，」保長說「非常麻煩，」「誰愿卻管要報禁」，[illegible]問我們旱保，姓名，有多少田，三斗以上的多少，三斗以下的多少，只准少不准多，問到圍斗以上的地時，「沒有！」委員拍起桌子大罵群刁「狗屁！沒有不行！非有不可！」你們說奇不怪？「非有不可」，一有就有了一千畝，委員抽了口煙，作了個統計，叫我們畫押，他還告訴我是照老爺爺……」

那位富紳說：「這一套勸災把戲，依然是災，依然是報，依然是委，依然是查，依然是拒，這就完成了。天哪！災依然是災，報依然是報，賑依然是賑，依然是查，依然是拒！」

實際上鄉公所雖然所轄地面積有六萬[illegible]，實收五六千石，[illegible]萬七千畝市石，[illegible]，那里有什麼災？[illegible]……何必說什麼災呢？……

是不顧市民安全的做法

林夕

靠右走

大人先生們是根本不把市民的生命安全放在腦子里的。

[illegible]是靠右走的問題，有人提議從古舊中去找出的佐證說明靠右走是合乎中國的傳統。在這樣的大熱天，我沒有心情來做這種「翻舊」工作。本來，靠右走還是靠左走是無所謂的，只因爲在城市里車子和行人來往頻繁，爲了避免衝撞，才需要定出道路規律來。我國城市的交通向來是靠左，在交通最發達的上海也是這樣，大家早已習慣了，並無什麼壞處，但現在卻忽然要改爲靠右走，我真不明白是什麼道理。

如果說這是爲了適合外國朋友的習慣，那末上海也是外人會集的地方，那裏各國人都有，靠左走並無問題。爲了合乎外國朋友的習慣，改成靠右走，當然也很好，但是中國人卻要因此而不習慣，在中國地方，中國人總要比外國人更多，爲什麼大多數人的習慣可以不管，而對比較少數的人的習慣，卻那末重視呢？有人說因爲外國朋友不習慣靠左走，容易碰車，可是改爲靠右走之後，估數日更多的中國人民又不習慣，碰車了，規定靠右走，現在捉說又規定車子靠左走，這就不是容易[illegible]，如果這樣，行人還是不靠右走，那叫人去碰車子。事情上，也可看出那些

給窮人乾淨的廁所

昨天午後二時，在中正路中山公園公共廁所解便，忽然有人來要我給一張，我心裏非常高興，以爲當局對於廁所問題，已經注意到，便搶在解決，不料後來出時，一人向我要紙的錢，我身上只有四元錢，給他，他說：「我這是出錢的，所以不去找你的零頭」……

看到廁所裏並沒有嘛，你預備了草紙，你拿了便算不錢？」當時我因爲沒有零錢，就紙方便[illegible]的數目了。

既然是招護公共廁所的人，政府就應該給他們足夠生活的薪水，如果還一次乾淨廁所就要錢，[illegible]

拉船的苦力被毒打 帶槍的專欺負窮人

六月八日午後四時，有臨江門四船大豆子船，路過本市海棠溪觀音碉，由工人等曾明包拉。船快拉到[illegible]尾，恰好碰到憲兵衛戍總司令部勞働總隊第一分所駐紮的所管士兵。他們給上的兵上岸，[illegible]見工人等不聞情由，就加以毒打，說他們賊我們拉船，當時嚇于不容應，強給了一里長，我們怎能背見嘛！他們不聽分辯，只是打。

附近兵工署交通器材廠船友宋炳全等出來解勸，該所員兵不分皂白，將但兩人扭住，並打到廳。事後該所員兵深恐工人等申訴，便迫令海棠溪[illegible]保長，鬆綁，[illegible]出具證明書，說工人等私在[illegible]所犯船，因犯縱逃二人，失卻證品二包。六月九日午前九時，竟敢用手銬來拘捕我們，[illegible]七日因犯一樣，將呂光[illegible]用刑逼迫成供，[illegible]，我們和呂光[illegible]以[illegible]。這樣無天無日的事，我們已經向當局控訴了，但不知能不能伸一伸我們的冤屈。

市民李瑾上

要去幾十萬清潔費 連個廁所也沒有修

力生

編輯先生：我住在本市中山二路百零×號後面，屬保長×××，現在是高保的保長，在保長任期內，向老百姓募了清潔費幾萬元，說是把款提在手裏，保內民衆所便的公共廁所，堆在這條街後面，老百姓去質問他，他才拿出幾萬元在這地後面牛欄上打了一個坑，堆了幾塊石頭，一下雨這個糞坑滿了，糞便流進，我們附近的居民，[illegible]。[illegible]了，臭氣衝天，每月要的清潔費，就問這些款拿到那裏去了？當然是一個天滑[illegible]爲什麼中山二路百多戶人連廁所都沒有一個，負責當局查察，以重衛生，解除附近居民生命的恐慌。

上峯要他辦弊

一個稅務員底供狀

會忠

我入了稅務機關，本來以爲要勞力換飯吃的，一個小公務員，總比市僧清高得多，誰知「稅務員」三個字，被社會上一般人公認爲是貪污份子底代名詞了，我開始爲我底自尊心而苦惱。

我做了稅務員，並且是一個小單位底負責人，一般商人都說我是個好稅務員，上峯也曾記功和傳令嘉獎過；但是我辦過的事卻是在上峯三令五申的。譬如：上本處年稅所不[illegible]，部本稅款[illegible]不出一次的[illegible]，[illegible]之間我們比較組來，和一個[illegible]手共做，但組小辦法，是做案是那行呀！誰叫我這樣做呢？我們底住屬當負相當責任，因爲我的底[illegible]常常我個月才[illegible]一次，我若不那樣做，那麼我和我底部下就只有吃西北風了。

經常費不按時發放，還種情形，其他機關也有。但使人納悶的是我們底辦公費非常菲薄，以我負責底這個小單位來說：每月底辦公費只有八百八十元，但是每月實際的支出最低的限度也在五千元左右，茲列表如後：（略）

我們這個辦事處底公費，除了一塊牌子外一無所有，桌椅板凳，一塊硯台也沒有，那個算盤，一支接任的那天，除了向當地十紳借到了一些桌凳外，其餘的文具和[illegible]都要自己買（當然我底前任當初也是這樣辦法），化去了幾千元。我感到似乎在做一件冒險的生意。

我們稅務員底待遇，和一般公務員底待遇一樣，也是數乎其微。尤其使人不平的是：外勤出差，沒有出差費，調差也沒有旅費。有一次××稅務局召開稅務會議，有一位和我們這位一樣的同事（職銜公處的主任稅務員）爲攜出外勤人員出差沒有旅費的困難問題，一位科長指實地說：「稅務員向上峯請求稅差費是根本辦不到的事；至困難底解決，是你們底事，你們底辦法多得很，不要以爲我們不知道，不過你我心照不宣罷了！」

固然有不少的稅務員只顧自己中飽，但是也有許多有良心底稅務員，他們不願同流合污，他們要講自己底名譽和人格。但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在這種環境裡，叫他們如何工作？結果只有辭職，或者卸職不幹。

讀者園地

青年女性受騙

編者先生：

我在申述我的遭遇以前，我的手已經顫抖得不能寫字了，我簡直慚愧得面紅耳赤，無顏申訴。我是一個未滿十八歲的姑娘，家境清貧，在十二歲的時候，考入合江簡師，每逢考期，我的成績都在前五名，先生同學，都對我很好。然而自己也不敢驕傲，前二年我十四歲的時候，我們的鄰居張太太給我介紹一個男友，他叫霍和，是×部的職官，來往日久，我們間感情慢慢接近。年末，他和張太太勾通，請我吃飯，深夜我竟不歸，霍我住宿在張家，當時我吃酒吃得半醉，便和霍太太共寢，睡了。等到半夜，張太太忽然失蹤，霍和乘隙走進來，坐在床沿向我求婚，提出許多條件，並且呼咒發誓，嗚呼，化爲烏有。但他對我的情熱，也是有的。去年（卅三）春天，他聽開合江，在附都××院作事，我也在簡師畢業，就和他一同來到重慶考入×師，在校也得到師友的好評，但我和霍和會晤的時期也特別多，情感較前更加濃厚，在一起擁抱，毫無忌憚。前月中旬，忽接到他的來信說：「我因事赴昆，不能再和你常見」等語，我非常驚駭，趕到他供職的地方訪詢，他的同事說：「他已離職他往，行蹤不明。」我雖多方設法，只有暫住在朋友家裡，橫豎打聽他的下落，多方託人查詢，仍然沒有結果。現在我身懷將近七八月的孩子，但我是未出閣的女子，還能充[illegible]？我家境清貧，沒有經濟幫助，既不能回家，又不能就業，更不能同校念書，我應向那一條路找生存？霍和爲害無知幼女，目下我的衣食住行，都大成問題，我和霍和沒有訂婚結婚手續，我又無法找到他，我該怎麼辦？這黑暗的社會，怎樣在虐殺女性？

一個被騙的女孩子聞會春上

關女士的遭遇，我們很同情。在不良的社會裏，到處佈滿了害人的陷阱，而女性所受的摧殘尤其厲害。對於關女士，我們只希望不要因爲遭遇不幸而消沉下去，反之，應該從這種得到教訓，先努力使自己的生活獨立起來，不再依賴別人，進一步參加社會的改革工作，只有當整個社會改造了的時候，婦女才能得到眞正的解放。這似乎是老生常談了，然而是實實在在的眞理。

——編者

這窮人所能進得去的嗎？難道乾淨的毛房祗許讓少數有錢人享用，市政當局甚麼對有錢人的毛房還要[illegible]？

現在乾淨的公共廁所只有幾家，我們要求不光是公園裡的廁所要派招護的人，所有的公共廁所都要趕快派招護的人，把全重慶所乾淨，同時經費應由政府負擔，不能按月的收錢，因爲窮人很少住在有廁所的地方，本都是窮人，如果歸清潔衛生，給窮人除外，那甚一點也不會生效果的。